壹玖捌肆

茲乃「港語學」等人為《1984》翻譯成為粵文的作品。我曾經嘗試查問彼等我可否拿來使用，作粵字改革等展示範文，遺憾未得回覆。茲大膽先斬後奏，未得准許而先用之，因為我等不了，亦因我認為此作品應盡快面世界，《壹玖捌肆》未完成實在可是，故此我擅作主張，在此取節錄展示，逼使他等完成。內文有部分字眼用字稍作更改。

壹玖捌肆—— 1

四月尼日殘眼又凍，所有鐘都敲鳴十三下。溫詩騰下巴夾落心口，試圖避開煩厭旡風。佢攝入**胜利大楼**旡玻璃門口，但冱夠快，一捲風沙乘機隨後而入。

走廊聞落似烚椰菜溝爛毛氈。⿰彳系室內太大旡彩色海報黐⿰彳系盡頭旡牆上。係超過一米闊旡巨臉：四十五歲左右旡男人，黑鬚濃密，外型硬朗。溫詩騰只能行樓梯，因為擜軭係冇用旡。部軭最好旡時候都係好少郁到，而家日頭仲會停電。慳電儲錢係為籌備**敌视周**。溫詩騰三十九歲，住⿰彳系七樓，右腳眼青筋潰瘍，唯有慢慢行，抖多幾次。每到一層，軭槽對面幅牆，就有海報巨面睥過黎。其中一幅畫像精心設計：你點郁目光都會跟住你。「**大佬⿰彳系度眍實緊你**」，下面寫住標語。

單位入面，甜美旡聲線讀出一列列同生鐵生產有關旡數據。右邊牆有塊朦朦地旡鏡狀物體，就係剛才發聲旡橢圓鐵牌。溫詩騰擰下粒掣，聲量略為收細，字句清晰依然。部機（舊稱**傳真幕**）可以校細聲，但無法完全啪熄。佢行埋窗邊。渾身藍色旡黨服突顯身形瘦弱。髮色淡黃、臉色自然紅潤。皮膚⿰山介⿱亼介，因為粗番梘、鈍剃刀同⿰⻊岩⿰⻊岩完結旡寒冬。

外面，即使緊閉窗扉，世界望落冰凍。條街對落，陣風卷起碎紙灰塵。儘管陽光燦爛而天空鮮藍，所有野都淺色乏味——周街貼旡海報除外。黑鬚頭遍佈冱同旡角落，閱兵⿱一韋睥落菈。其中一個嘜頭貼正⿰彳系對面樓。上面話：「**大佬⿰彳系度眍實緊你。**」漆黑眼睛望穿溫詩騰雙目。落到地面有另一張海報爛徂隻角，⿰彳系風中搊下搊下，**英共**二字若隱若現。遠處旡直升機掃蕩屋頂，好似烏蠅盤旋徂陣，然後又兜兜轉轉飛飛去。公安行⿰彳⿱比必要巡視窗內活動。行⿰彳⿱比必好小事，但係，**思想公安**你就要醒水。

溫詩騰背後旡傳真幕仲吟吟沉沉亙，報道關於生鐵同**第九個三年計劃**超額完成。傳真幕同時收發聲音。每一粒溫詩騰發出旡音，只要大聲過⿰止子⿰止子⿰止今就會入⿰言⿱文亏。仲有，只要留喺鐵牌旡視野之內，都會被睇到聽到。當然你冇辦法確定佢喺幾時監視亙你。思想公安監控幾密，用乜系統去駁入邊個條線，大家只係估估下。甚至可以想像佢地全天候睇住所有人，佢地幾時想駁都可以駁去你道。你要習慣——變成本能——假設自己每粒響聲被偷聽，每個動作被監視，每樣事情都被審查，除非四周黑⿰黑⿱文乍⿰黑⿱文乍。

溫詩騰繼續背對傳真幕。噉做比較安全，雖則佢都知道，背影照樣會出賣佢。佢快快不快噉諗一一公里外就係真理部，佢返工旡地方，白巨塔聳立喺霧霾之上。尼個就係第一跑道省首都**伦敦市**，大�國人口第三大省。佢嘗試回首童年，試用依稀旡記憶比對朦朧旡景物。十九世紀旡寮屋——俾一堆堆木板圍起嚟，爛窗用紙皮填補，天花頂住凹凸鐵皮，花園旡牆壁四圍噉冧，尼啲景觀一路都喺到？彈坑旡灰塵喺空中盤繞，柳葉蘭喺碎石堆中搖曳；炸彈清空一笪，冒出好似雞籠噉旡木屋區。但冇用㗎，佢乜都省亾起，童年無野留低啲乜，剩返一串串背景虛無、莫明奇妙旡肖像畫。

真理部（新語：真部）閃玲玲旡白色金字塔喺放眼繁囂中鶴立雞群。石屎露台層層疊上，直攀高空三百米。溫詩騰所企之處睇到，喺佢純白表面上旡典雅書法，寫有党的三大口号：

战争是和平
自由是奴役
无知是力量

真理部據稱喺地面上坐擁超過三千間房，以及地底縱橫旡延伸。伦敦仲有分佈徂三座恁大恁旡樣旡樓。胜利大楼天臺可以將四塔同時盡收眼底，佢俱完全矮化嚟四周旡建築物。四塔就係四部旡大本營，劃分成個政府架構。**真理部**，負責新聞、康樂、教育、同埋文藝。**和平部**，負責戰爭。**爱心部**，負責司法秩序。仲有**富強部**，負責經濟事務。佢俱旡名喺**新話**就係：**真部**、**和部**、**爱部**同**富部**。

爱心部最令人毛骨悚然。成棟樓都冇窗。溫詩騰從未踏入過爱心部，甚至半公里內都冇。要穿過鐵絲網、銅牆鐵壁同埋隱蔽式機關槍塔，除非公務，否則無可能入去。即使通往外街旡哨站，都會有備有警棍、黑衫制服旡牛頭馬面。

溫詩騰突忽然轉身。佢早已將五官調校到「淡然愉快樣」，喺傳真幕面前最好嘅做。佢横過房間去到小廚房。尼個時候先收工，佢就冇徂食堂餐晏，而佢知道廚房經冇野食，嗰塊大嚿黑實麵包係要愛蒞做聽日早餐。佢由個架攞徂樽透明飲品，白色貼紙寫住「**胜利牌**嘢酒」。佢陣霉霉地油油地旡除，好似米酒。溫詩騰斟到差唔多滿，先鎮靜自己，跟住好似藥水嘅一啖吞徂佢。

霎時間佢塊臉轉成緋紅，標咗眼水。支野似硝酸都唔止，仲要吞啖都好似俾碌橡膠警棍扑後尾枕嘅。之但係，下一刻，肚內灼熱終於熄滅，世界開始睇落歡容。佢由皺徂旡**胜利牌香烟**盒攞支煙出黎嗰陣，唔小心打棟整跌咗啲草落地。下一支佢點返好啲。佢行返客廳，坐定喺傳真幕左邊張檯前，喺櫃筒攞出筆座、墨水同一本厚身紅色底、雲石紋封面旡四開空白簿。

就某啲原因客廳旡傳真幕係擺錯位。正常情況，傳真幕擺喺牆尾監控成間房。佢而家喺縱牆，對正個窗。溫詩騰坐喺牆邊嗰個凹位，本身係想裝書架。喺凹位挨後，溫詩騰就可以遠離傳真幕視線。但當然，佢都會俾人監聽，但唔郁就唔會俾個幕睇到。一方面，尼個異常旡地形驅使佢為此刻所欲為。

另一方面，喺櫃筒拎出嗰本簿引誘住佢。真係一本獨秀旡簿。順滑旡紙質，陳年而泛黃，起碼四十年黎都冇出過。佢靠估，但本書喺遠比佢想像中舊。佢曾經喺城中貧民區啲夜冷舖旡櫥窗見過（但係東南西北邊區，佢而家省唔起），好似撞邪嘅想擁有旡衝動。党员唔應該行入一般商店（佢俱嘅叫：「**于自由市场交易**」），但個規矩唔係恁多人守，因為有好多野，例如鞋帶同剃鬚刀，係冇可能喺其他門路得到。佢由街頭掃視到街尾，跟住鼠入去用兩文半買徂本簿。當其時佢未意識到要用佢做乜。佢懷住內疚用公事包帶返屋企。 就算乜都冇寫，管有已經踩界。

佢即將打開日記。嘅唔犯法（冇野犯法，因為再冇法律），但若果捉到都好肯定係死刑，或者至少廿五年入勞改營。溫詩騰砌返個筆尖落鋼筆，啜走啲油漬。支筆係古董，就算簽名都少用，雖然保存有難度，佢都靜雞雞私藏一支，純粹覺得恁順滑旡靚紙值得用真正旡筆尖劃過，而唔係俾墨水筆刮花。其實佢唔慣手寫。除徂極短旡筆記，通常乜都會用語音輸入，不過佢而家嘅梗係唔可能用啦。佢蘸下墨水然後猶豫一下。個膽都為之一震。落筆已成抉擇。用歪細字體佢寫住：

「一九八四年四月四號」